

[骑士·幻想]
QISHI HUAXIANG

傲·天·月·镜·雪

晴空◎著

2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雪惑·镜月·天

②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雪感激·镜月·天/晴空著.-南昌: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
2005

ISBN 7-80647-911-2

I.雪...II.晴...III.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29793 号

书 名/ 雪感激·镜月·天

作 者/ 晴 空

策 划/ 张 越

责任编辑/ 张国功 吴晓晓

封面设计/  TUTU 美术工坊
XINSHIJI MEIYU

插图绘制/ 凭舟 花冢

技术支持/ 一览文化

出版发行/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江西省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

(邮政编码 330006)

经 销/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/ 江苏昆山市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版 次/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/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/ 1/16

印 张/ 30

插 页/ 8

字 数/ 430 千

印 数/ 12000

书 号/ ISBN 7-80647-911-2/I·566

定 价/ 46.00 元(全套二册,本册 23.00 元)











目 录

- 十六 纵马烟云 (229)
- 十七 黄金之战 (243)
- 十八 天刀初现 (255)
- 十九 频驻玉人车 (267)
- 二十 调清金石怨 (279)
- 二十一 江天一色无纤尘 (291)

第五部 无 穷

- 二十二 横刀独立顾八荒 (307)
- 二十三 烽烟起处 (319)
- 二十四 碧血满弓刀 (336)
- 二十五 弯弓崩云 (350)
- 二十六 明月故人来 (365)
- 二十七 号角连营 (380)

二十八 山河一梦(396)

二十九 寂寞锁清秋(405)

三十 男儿到死心如铁(420)

三十一 拔剑四顾心茫然(433)

三十二 落日故人情(448)

尾声 云深不知处(459)



十六 纵马烟云

行行复行行，我终于回到北天关外。

这段时间北国内乱，无心对付南朝，北天关倒也清静，关外临时还设了集市，可以见到两国百姓来来往往，做点儿小生意，倒也和气。我看了有些感慨，其实要说南朝北国，老百姓本是一样的，他们可管不了什么军国大事，自求一碗安稳饭吃而已。偏生有一干英雄豪杰之辈，定要用世人的鲜血成就一世英名，却也没什么好的。

看着北天关的城墙，总能记起雷泽围城之日，他英姿奇伟，似乎能让我的灵魂也为之震动。……必须承认，我颇为仰慕雷泽横扫千军的超群气概，不过，亲眼看着北帝的人设计废他武功，我反而松了一口气。不是不爱他，却……无法只是爱着他而已，我已做不到不顾一切。

呵，那个重甲高马、英气飞逸的雷泽，毕竟过去了。他是一夜白头了吧？却不知在想些什么。念及我的时候，他在恨着么？

雷泽，这个在南朝人心中像魔神一样可怕的名字。……我想起来的时候，却难忍万千思绪。也许，这个隐约痛楚的感觉，要跟定我一辈子。

离他而去，我就只有北天关了。

还好，这里有我同生共死的三万士兵，我虽向来和他们冷冷淡淡，经过几番生死恶战，却早已视之为手足，有他们在，此生毕竟不寂寞。去国已久，甚至想起林归云那个老狐狸，也觉得亲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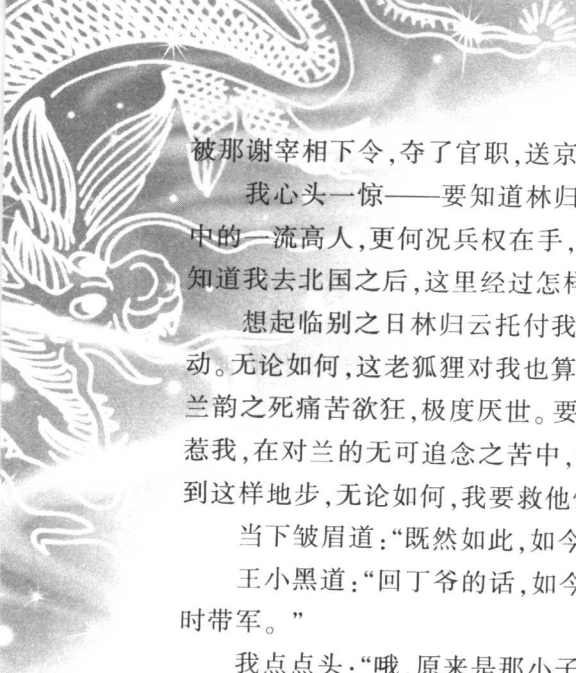
看着北天关熟悉的城楼，我忽然强烈地感到什么叫做归心似箭，情不自禁加快了脚步。

我走到城楼下，一眼看到守城门的两个卫兵也认得，却是炫奇营的王小黑和钟五，乍见故人，心下喜悦，招呼道：“小黑，小五，我回来啦！”

王小黑闻声一看，一下子见到我，大吃一惊，愣了一会儿，嘴皮颤抖，欲言又止。那钟五年纪较小，看到我竟然一下子大哭出声，冲过来“扑通”跪下，哭号道：“丁爷，你可回来啦！小的……小的……”

我这才发现二人的神情悲愤凄苦，大是不对，惊奇道：“怎么啦？”一把拉起钟五：“别哭，先说清楚。”

钟五哽咽着胡乱抹了一下脸，抽气不止，一时说不出话来。王小黑镇定一下，愤声道：“丁爷，你回来晚啦，就在上个月，林元帅……林元帅



被那谢宰相下令，夺了官职，送京城下天牢了！”

我心头一惊——要知道林归云绝非善类，武功智计权术都是一流中的一流高人，更何况兵权在手，谢广宁要收拾他，绝非容易之事！也不知道我去北国之后，这里经过怎样的龙争虎斗！

想起临别之日林归云托付我大事，一脸沉郁的神情，我心头暗自震动。无论如何，这老狐狸对我也算很不错。刚来北天关之日，我为了姐姐兰韵之死痛苦欲狂，极度厌世。要不是那老狐狸时不时找点儿事情来招惹我，在对兰的无可追念之苦中，我只怕早就疯狂而死。林归云如今落到这样地步，无论如何，我要救他性命。

当下皱眉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如今是谁在领兵北天关？”

王小黑道：“回丁爷的话，如今还没有大元帅，是牙将武定国将军暂时带军。”

我点点头：“哦，原来是那小子。”武定国和我是拜把子兄弟，他的本事我也清楚，做个牙将没什么，却也不是统领千军万马的大将之才。幸好这一阵北国才过天玄之乱，又有御锦虎视一方，北国自顾不暇，无意南攻。否则，就靠武定国这点儿三脚猫把式，哪里挡得住如狼似虎的北国大军冲击！谢广宁只图报了私人恩怨，也不管破国之危，这位宰相大人，其实无耻。或者，既然他敢联络御锦一起图谋天下，根本就巴不得越乱越好吧。反正他正好乱中求胜，才不管什么山河分裂之患。

既然被我知道这事，我非管不可。谢广宁再厉害，他在明我在暗，我还是有些好处的。只是须把事情问个清楚。

想了一想，说：“你们别急，我会和武将军商量，想想办法。知不知道他在哪里？”

钟五这时才缓过气来，抢着说：“林元帅下狱之后，武将军一直在林元帅的大元帅府处理军务。”

我点点头，安抚了二人，直奔兵马大元帅府，去找武定国。

我一路上，留心城中布防，越看越是暗暗摇头。武定国出身兵马世家，爱读兵书，原也不错，可惜有些食古不化。我看他布置防务，纯粹有些照搬书的意思了，倒也摆了个格局，却分明是套用了孙膑“高则方之，下则圆之。夜则举鼓，昼则举旗”的遗法，不是不好，却失之生硬。老实说这天下哪有一成不变的兵法，就算写兵书的都是聪明绝顶之辈，这么千百年下来，为将者也该都吃透了。能得其意就不错，搬其形却是下下之策。

可惜武定国这小子颇有点儿纸上谈兵的味道，要他明白这个道理，

只怕有点儿困难。说不定,今日是走不了啦,先见了武定国,修改一下城中防务要紧。否则如果北国一时兴起杀了过来,只怕小武立马要兵败如山倒!其实这也不无可能,要知道那天刀主人既然愿意鼎力支持北帝,就绝对有所企图。否则以天刀流的惊人财力和如云高手,大可以自己开疆立国,也犯不着归顺北帝了。

一边想着,我抬头看去,大元帅府已经到了。两个守门士兵眼看着一个北蛮子大摇大摆地走了过来,立即警惕起来,大喝道:“兀那蛮子,跑这里想干什么?”大刀一举。

我这才注意到自己穿的可是一身北国猎户装束,当下哈哈一笑:“怎么不认得我了?”这守门的小子我可认得,叫作李二顺,当初和我一起做过对付雷泽前锋队的死士,还是我在死人堆中把他刨出来的。没想到我一换衣服,这小子就不认得我了,真是好记性!

李二顺听到我声音,愣了一下,定睛一看,这才把我认了出来,欢呼一声,眨巴着眼睛,颤声道:“丁……丁大爷,你可回来啦!想死小的了!”一下子扑上来给我来了个劈头盖脸的熊抱!

老实说,要不是我的衣服够厚,而且向来防范周密,叫他这么黑着老命一抱,还真要出洋相。我被这小子的热情澎湃搞得有点儿不知所措,见他已经红着眼睛,心下一阵激动,大觉不忍,说:“知道啦!呃……二顺,你再抱得这么紧,我要喘不过气啦!”一边说,一边使劲呼吸。

李二顺涨红了脸,连忙松开手臂,我狠狠呼了几口气,这才笑道:“好小子,还说想死你了,刚才还不认得我!当面扯谎啊?”

李二顺讷讷道:“不是,唉……丁大爷,你这个样子,一身蛮子打扮,我……我……一时眼花啦!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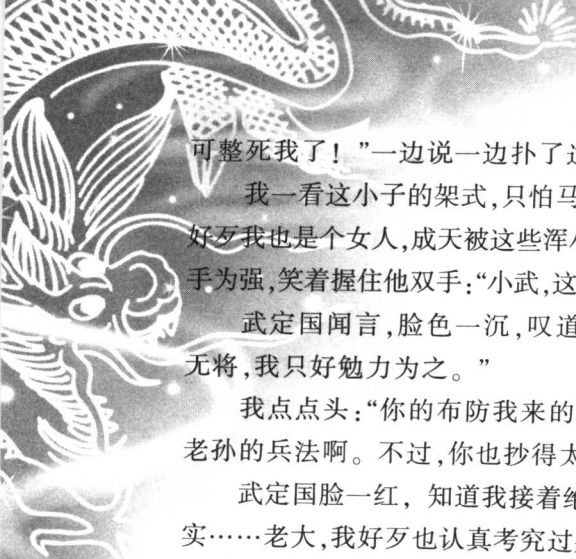
我听了,忽然觉得有点儿不妙——我这一身北国装束居然能在这里大摇大摆行走,这里的防务做得虽然好看,其实却松懈到了极处!武定国呀武定国,你做的这城防,可虑至极。一旦真有战事,怕不是成了花架子么!

一想到这里,那里还呆得住,匆匆往里走去。

武定国正在埋头处理公文。大冷的天,他居然冒出一头的大汗,揪着眉头盯着桌子上小山一样高的文牍,显然没了办法。一脸的狼狈,不时还挠着头低声咒骂几句,连我进来了也不知道。

我看得好笑,故意咳嗽一声。

武定国一惊,抬起头来,一下子看到我,呼地一下子跳了起来,大吼道:“你……你……老……老……老大!你可回来啦!妈呀,你们都不在,



可整死我了！”一边说一边扑了过来。

我一看这小子的架式，只怕马上又是一个熊抱。再怎么没女人味儿，好歹我也是个女人，成天被这些浑小子抱来抱去可也没什么好的，赶紧先下手为强，笑着握住他双手：“小武，这一阵子你独力镇守北天关，辛苦啦。”

武定国闻言，脸色一沉，叹道：“林元帅被冤枉下狱，军中不可一日无将，我只好勉力为之。”

我点点头：“你的布防我来的时候已经看过了，倒也用心，狠狠抄了老孙的兵法啊。不过，你也抄得太乖啦！”

武定国脸一红，知道我接着绝对不是好话了，忍不住道：“我……其实……老大，我好歹也认真考究过兵家之术。这北天关布防，大有依据。”

我看他固执，微微摇头，叹道：“大有依据么？小武，我且问你，古往今来，兵家如云，其中不乏自相矛盾的著述，但用好了却都能打胜仗。你且说是何道理？”

武定国想了想，说：“以圣人之法，治兵有据，孙子有云：‘凡战者，以正合，以奇胜。故善出奇者，无穷如天地，不竭如江河。终而复始，日月是也。’所以我故意在城防中留些许破绽，可起到惑敌之效，正合以奇制胜的古意。”

我见这小子还是只知道大掉书袋，叹了口气：“小武，以奇制胜固然不错，但你一成不变照抄兵书。你的奇兵之术，老孙千年之前就已经用过了，对你现在的对手而言，一点儿稀奇也没有啦！再好的兵法，若不变通，也是无用的废纸。”

武定国摇头道：“老大，你这话可不对了。想那北国乃蛮夷之邦，未经王化，如何懂得兵圣的神妙遗法？何况兵书所载，都是经过胜仗验证的奇计，自然比我们一味胡思乱想来得高明。”

我知道这小子原本固执自信，牛脾气发作起来什么也不管。他说什么“比我们一味胡思乱想来得高明”，其实哪是什么我们，分明就是说我，这个话我还是听得明白的。既然他喜欢搬书，我也如法炮制教训他算了。当下道：“小武，你这么相信兵法，自然也该知道兵法最讲究变通。夫转圆者，无穷之计也。无穷者，必有圣人之心，以原不测之智；以不测之智而通心术，而神道混沌为一。既然你照搬前人，这无穷与不测上面，可就差了。用兵之法，固是奇正相间，却是以正为主，以奇为用。一味用奇，只怕反受其害。你看不起北国人物，可还记得当日雷泽攻城的光景么？要说他不通兵法，我看这人也够格写一部《雷泽兵法》传世了。既然

雷泽如此厉害,其他北国大将也未必就是蠢人。随便遇到一个有经验的北国将领,翻一下兵书,自然不难破解你的奇阵。”

武定国听得脸色微微涨红,却又驳不过我,低声道:“这……既然老大认为我的布防如此无用,你倒是破解给我看看,我就服气。”

我微微一笑,知道他说到最后定有此言,也不意外:“好吧,我画给你看。”示意房中一干侍卫全部退出去,这才提起案上朱笔,就在地上不断演示起来。

武定国越看越是脸色苍白,冷汗不住冒出,到后来几乎是呻吟起来:“这……老大,你别说了。如果再说下去,谁听到都可以破城啦!”

我见他认了账,点点头:“好吧。”端起案上砚台,把满满一砚的朱墨泼到地上,墨水淋漓一地,顿时把我刚才画的东西遮盖一光。我这才放心,吩咐道:“你马上准备升堂,修改防务。”

这下武定国十分听话,立刻出去吩咐传令兵,火速召集众将议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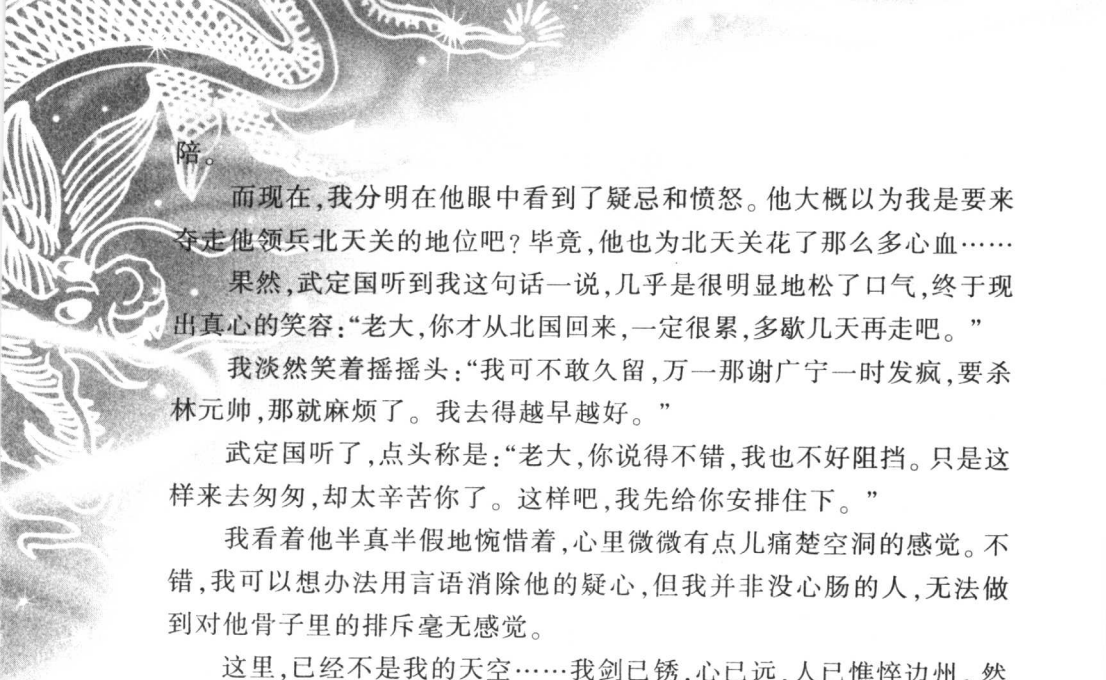
北天关众将看到我居然从北国回来了,都大是惊喜。我顾不上和他们寒暄,只是稍稍打个招呼,就忙着仔细了解城防情况。当下我逐个问过之余,把防务要求如此这般一一布置下去,要他们限期修整。众将领教过我和雷泽对阵的手段,倒也都还服气,欣然领命。

武定国一声不响呆在一边,神情有点儿古怪。我知道他多少还是有点儿面子上过不去,不过现在大事当头,也没心思理会他的情绪了。等我挨个儿分排完毕,散了集会,眼看武定国还在发呆,心念一转,知道他心头不快,暗道一声何苦来着。我可不想为了这区区虚名,让武定国把我当了竞争对手。当下微微一笑:“小武,事情都分派下去啦,你好生清理着他们照做,断不会出错。我休息一晚上,明天就要进京去想办法救林元帅,北天关就全靠你了。”

——这话却是故意说破,释他之疑。否则,就依着武定国这样骄傲的性格,心头断然不服,怕不知道做出什么事情来。只怕找人暗暗砍翻我也是有的。我虽然从来不怕什么暗算,但若真有什么不美,我就算处理了他,毕竟对北天关一点儿好处也没有。军中最重大将权威,既然还需要靠武定国镇守北天关,就别过分挫他的锋芒,影响士气。

虽然如此,心头还是有点儿悲哀。

小武本是我兄长。总不能忘记他那时闹着和我结拜的情形,他曾经那么亲切明快。我揍得他不轻,他却执意要认我做老大。我们兄弟三人一起练武、喝酒,甚至逛窑子。那本是我清冷惨切的日子,却有兄弟作



陪。

而现在,我分明在他眼中看到了疑忌和愤怒。他大概以为我是来争夺他领兵北天关的地位吧?毕竟,他也为北天关花了那么多心血……

果然,武定国听到我这句话一说,几乎是很明显地松了口气,终于现出真心的笑容:“老大,你才从北国回来,一定很累,多歇几天再走吧。”

我淡然笑着摇摇头:“我可不敢久留,万一那谢广宁一时发疯,要杀林元帅,那就麻烦了。我去得越早越好。”

武定国听了,点头称是:“老大,你说得不错,我也不好阻挡。只是这样来去匆匆,却太辛苦你了。这样吧,我先给你安排住下。”

我看着他半真半假地惋惜着,心里微微有点儿痛楚空洞的感觉。不错,我可以想办法用言语消除他的疑心,但我并非没心肠的人,无法做到对他骨子里的排斥毫无感觉。

这里,已经不是我的天空……我剑已锈,心已远,人已憔悴边州。然而,早已注定的漂泊,还是要继续的。

我忽然觉得一身的疲乏冷落,渐渐难以忍耐。

不知如何,又记起曾经树林中和雷泽共度的夜晚。淡淡闪耀的星光,隐约可知的真情,烫热狂烈的拥抱……如今却已流失在那个血腥冰凉的寒夜中。

天,这一辈子,如何能不想着雷泽?

武定国放下心事,顿时热情了许多,吩咐下人:“去叫朱痕和碧影过来。”下人领命而去,不多时带来两个明眸皓齿的俏丫环。武定国笑道:“老大去北国办事,辛苦了大半年。今天就让这两个小丫头服侍你好生歇歇。”

我一看,两个丫环都是娇艳异常的美人儿,那两个丫头被我拿眼一看,都是微微面红低头。显然武定国这小子的“慰劳”是别有含意了,不觉暗笑:“小武啊小武,可惜了这两个俏人儿,这番心意我却消受不起啦!”

当下也不分辩,一笑置之:“既然如此,就劳烦两位姑娘了。”

两个小丫头听了这一句,微见羞涩。看来她们对待寝之事,也是心头有数。

辞了武定国,二女引我到大元帅府别馆中住下。

但见这别馆中假山流水、小院回廊,虽然清淡,却异常精致幽雅。心下暗暗点头,觉得林归云心中丘壑大是不凡,要是太平盛世,此人大可以做个风流才子。可惜遇到这离乱之局,投笔从戎。一转眼间折损了风

华岁月,却只落得银铛下狱。不是不悲哀的。

他本是才气纵横、风调独高之人,可惜一世并无知己。结义兄弟做了生死仇人,儿子终生不可得见,心爱女子嫁作人妻,唯一的弟弟却潜心清修,无意红尘。林归云这辈子,原本只有寂寞。

他的笑容虽总是狡猾淡定,也许笑容下面,只有落寞,却不肯让人知道。

看着这个清淡得近乎凄清的小院子,我忽然隐约猜到了林归云几分。

可惜,我也做不了他的知音,但我至少可以想办法救他性命。

忽然想到,谢、李二人对付林归云,已经不是一两年的事情,却迫于林归云的精明,一直拾掇不下。这次能够忽然成功,实在奇怪。也许,林归云下狱,只是他本人放弃反抗。他看过一切,却也放弃了一切。

我忽然不寒而栗。

一个人失去斗志,原本比什么都可怕。一旦坍塌了,谁都可以践踏一番。

所以,无论如何,我要好好走下去。没有人可以打垮我。

枯桑知天风,海水知天寒。然而,纵是经历了一切,我心不可改。

命运虽渺茫而不可测,我会自己寻找乐趣。

我打起精神,要二女烧了一大桶热水,准备洗澡。这一阵子不是打仗就是在荒野山林奔波,确实是人困马乏,今天总算可以放松一下。

二女烧好洗澡水,准备了衣物,红着脸侍立一边,却不说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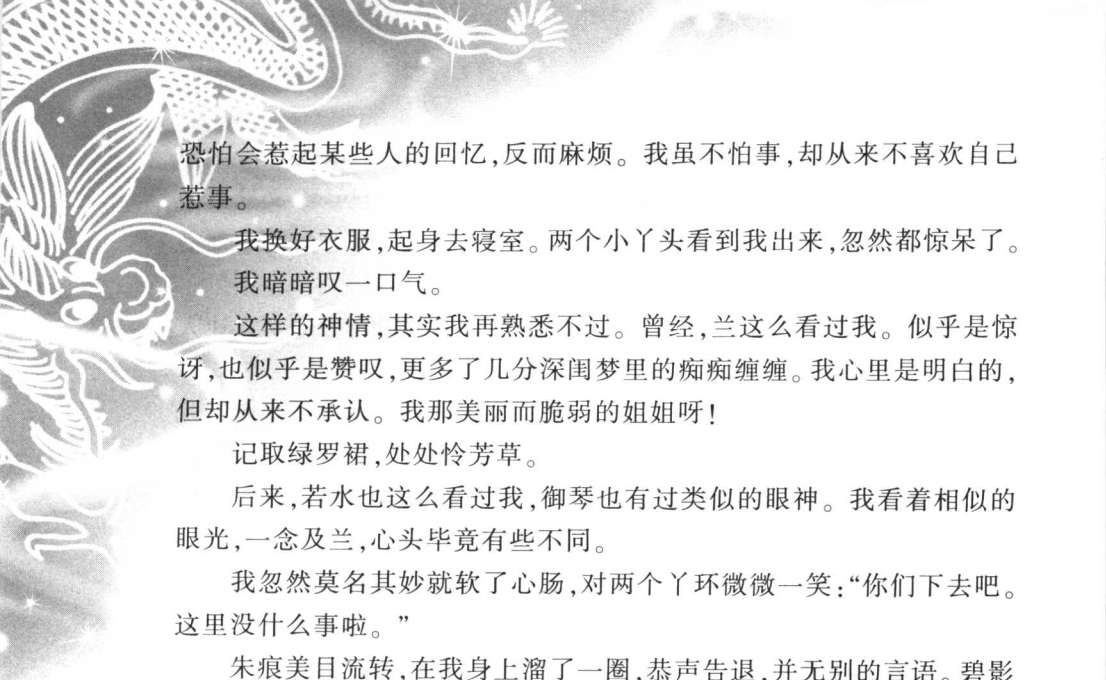
我看得有点儿奇怪,随口道:“怎么啦?你们可以退下了。”

朱痕较为大胆,闻言红着脸低声道:“丁将军,武将军有吩咐,要我们好生服侍的。”

我这才明白,感情她们要伺候我洗澡,这可不行。当下淡淡笑道:“不用了。我是武将,不喜欢这些。两位姑娘出去吧,我自己来就好。”

二女还在犹豫,我故意微一皱眉,煞气暗生,两个小丫头心里害怕,赶紧唯唯而退。

我心头暗笑,屏退二女,关上门好好清洗了一番,换上武定国派人准备的一套书生服装。必须承认,很多时候,武定国考虑问题还是很仔细的。他怕我这一路招人耳目,特意找了唐巾儒服,稍微修整一下,估计还是可以糊弄一些人。以前游剑江湖的日子,我结下的恩怨可不少。虽然江湖中都以为孟天戈早就死在雪山之变,但我要还是一身剑客打扮,



恐怕会惹起某些人的回忆,反而麻烦。我虽不怕事,却从来不喜欢自己惹事。

我换好衣服,起身去寝室。两个小丫头看到我出来,忽然都惊呆了。我暗暗叹一口气。

这样的神情,其实我再熟悉不过。曾经,兰这么看过我。似乎是惊讶,也似乎是赞叹,更多了几分深闺梦里的痴痴缠缠。我心里是明白的,但却从来不承认。我那美丽而脆弱的姐姐呀!

记取绿罗裙,处处怜芳草。

后来,若水也这么看过我,御琴也有过类似的眼神。我看着相似的眼光,一念及兰,心头毕竟有些不同。

我忽然莫名其妙就软了心肠,对两个丫环微微一笑:“你们下去吧。这里没什么事啦。”

朱痕美目流转,在我身上溜了一圈,恭声告退,并无别的言语。碧影比较稚气,大眼睛眨了眨,脱口道:“丁将军,你穿了秀才衣服,更加好看啦!我们这辈子,从没见过你这么俊的将军!就像……像……”

我被逗得笑了笑:“像什么啊?”看这架势,很可能她要说我像常山赵子龙吧?这也没什么不好,赵子龙很英雄。

碧影“像”了半天,总算口齿恢复伶俐:“像戏文里的吕布!对啦,我看过的哦,三英战吕布,那个吕布大爷可凶狠了,但也真是好看呢!和丁将军一模一样!”

我差点儿应声倒地!

天!吕——布?

我很凶狠吗,竟然像这个出了名的草包蛮将?

我一个眼神看得两个丫头乖乖退下,决定好好照照镜子,发掘一下我和吕布的相关程度。

哼哼,吕布?吕——布!

我抓起镜子,剔亮银灯,仔仔细细打量镜中影像。

看得微微吃惊。

想不到一身儒雅的衣着还是盖不住我的江湖意气。眉目眼神,比起书生,总多了一些不该有的凌厉,看上去几分豪气,几分傲气,几分清气,却没有什么温雅如玉的士人气息。

原来这样强横不群,怪不得两个丫头会说像我像吕布。这回不比上次进京,可以和若水一起坐在马车里面,没见什么人。这一路去京城,要赶